

《问苍茫》：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新突破

杨毅

观点提要

《问苍茫》没有刻意突出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或者革命伟人的高光时刻，而是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具体行动推动事件的发展，进而各事件的逻辑链条中，展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该剧不仅还原伟人作为普通人的形象，更把历史人物经历的思想转变和行动逻辑，蕴含在日常化乃至家庭化的生活细节之中展现，在将历史人物落地的同时赋予其层次感。



《问苍茫》将毛泽东的个人成长史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和革命史结合起来，在展现青年毛泽东自身成长经历的同时，也在剧情演进中，呈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演陈独秀的宁理，起初可能会让观众联想到之前的角色，但他依然凭借精湛的演技，在生活化的表演中带给人物独特的气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融宏大历史于诗意中的东方美学

电视剧开篇，毛泽东在湘江游泳，乘船的渔夫说，刚下过暴雨不坐船便要溺水不要命了。毛泽东回应说：“莫管水有多急，只要摸准了它的脾气，照样有法子治它。”类似的情节还出现在毛泽东和何叔衡的对话之中。谈到工运时，毛泽东说他喜欢在江里游泳，是因为只要摸准了江水的脾气可以省力顺势而为，进而引出改组工会的问题。这样的剧情安排不仅是生活化的，更是带有隐喻性和诗意的，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暗示出刚成立的共产党虽然弱小，但因为顺应社会发展必然无坚不摧。

类似的情节还有毛泽东离开安源煤矿时，工人担心下雨把伞递给他，毛泽东起初婉拒了，说“你们更需要它遮风挡雨”，但工人却说“毛先生，你走的路长”，总共给伞三个特写镜头。这种台词和镜头的处理方式显然充满隐喻意味，暗示着毛泽东的救国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再有毛泽东与贺民范登岳麓山，贺民范辞自修大学校长职务，说自己只想安度晚年有负厚望，“山高路陡，我走不动了，你自己上去吧”，说完自行下山。这看似说的是山路实则是心路，暗示革命道路有如攀登陡峭高山，既有勇往直前的不懈奋进者，也有面对险路的知难而退者。革命者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怎能体会到登顶山峰时，那种“会当凌绝顶”的傲然于世。

这种象征和隐喻的手法运用颇具中国传统美学风格，也包括某些看似“闲笔”的运用，比如蚊子围绕陈独秀预示接下来有巡捕找上门，窗外阵阵春雷响起暗示会发生惊人之举，也都暗藏着创作者的精心设计，不仅在叙事上起到暗示烘托的作用，也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性。

展现的是风云际会的大时代，而在表现手法上常常“以小博大”——不妨这样说，《问苍茫》把道理藏在画面里，把主义藏在台词里，融宏大历史于诗意中，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中有了新突破。

(作者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讲师)

尽管此前已有大量塑造毛泽东伟人形象的主旋律电影等影视作品，也有像近年高分出圈的《觉醒年代》等建党百年献礼剧，正在热播的《问苍茫》还是带给观众别样的观剧体验。

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在包括央视一套在内的各大平台播出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收获很好的口碑。剧集讲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青年毛泽东在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从追随者逐步成长为先行者和开拓者，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历史伟绩。但就是这段曾被无数作品讲述的历史，在《问苍茫》中通过大量“生活流”的细节表现出来，使其相比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剧有了新的突破。

思想论辩中探讨国家命运，而是在热气腾腾的生活中，诠释共产党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及其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和道路选择。开篇旁白里对建党初期党员的描述是“他们除了手握真理，几乎一无所有”。此时毛泽东和大会代表的平均年龄相同，只有28岁，却在湖南尝试并开拓出属于自己的道路。电视剧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湖南代表毛泽东回到长沙宣传党的思想。考虑到此时的环境和条件，青年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发展党员，而是通过创办自修大学的方式，唤起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尽管自修大学的提议得到赞成，但经费开支等又成了棘手的难题。毛泽东通过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出面，到省署申请经费，解决困难的同时培养了革命力量。更典型的则是，毛泽东向湖南劳工会领袖宣传马克思主义，却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这促使毛泽东来到安源煤矿，深入到工人中去。他亲眼目睹了工人们被残酷剥削的悲惨生活，和他们不敢起来反抗的现状，然后开始谋划工人运动，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带领劳工会作斗争。

电视剧主创在表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挖掘出各个事件之间存在的逻辑性。正是在毛泽东想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劳工会之时，才引发了他来到安源煤矿，考察工人现状，从而对工人运动之于中国革命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起初的劳工会并没有崇高的革命信仰，但在劳工会领袖因组织工人罢工，而被军阀残忍杀害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纪念和罢工行动。这既是青年毛泽东通过实践，转变自身的思想认知，也是劳工阶级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简言之，《问苍茫》将毛泽东的个人成长史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和革命史结合起来，在展现青年毛泽东自身成长经历的同时，也在剧情演进中，呈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无论是自修大学的创办，还是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毛泽东总能在困难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可以说，《问苍茫》通过将个体成长融入国家命运之中，来展现青年毛泽东的人生道路，从而在无形中形成彼此映照的互文关系，暗示出焕发青春朝气，有着远大前景和未来。

生活化和层次感的历史人物

同样以青年毛泽东为主人公的电视剧，《问苍茫》如何从既往同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我们看到，剧集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主要运用生活化的叙事策

略来塑造革命历史人物。尽管生活化的手法在以往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但《问苍茫》不仅还原伟人作为普通人的形象，更把历史人物经历的思想转变和行动逻辑，蕴含在日常化乃至家庭化的生活细节之中展现，在将历史人物落地的同时赋予其层次感。

除了上述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的行动，《问苍茫》还展现了毛泽东和家人的日常生活，运用大量生活细节，突显毛泽东和兄弟姊妹之间的亲情，和妻子杨开慧并肩战斗的革命情谊，经常在家庭氛围中，展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和辩驳，带动家人积极投身革命事业的热情。比如毛泽东在家中，和战友谈到农民饱受苛捐杂税之苦，但中国革命是否发动农民引起争论，毛泽东此时陷入沉思，竟然没有感觉到抱着孩子尿裤子了；晚上看到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的资料，终于意识到发动农民的重要性，兴奋地

光着脚抱起妻子说自己想到了，又怕吵醒熟睡的孩子。

再如，电视剧安排了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聊家常的场面，兄弟俩边劈柴边回忆过往生活点滴，在谈话中表露彼此内心细腻动人的情感，也提升自身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革命斗争的觉悟。

《问苍茫》不仅塑造了青年毛泽东的生动形象，还特别关注到在毛泽东周围的众多人物。比如陈独秀出场，是在戏园和共产党国际代表马林看戏，商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事宜。陈独秀喜欢吃肉蒸面的细节让人印象深刻，和马林再次见面时，两人达成共识后吃着面干杯庆祝。马林来到长沙后，先不急着手开展各项工作，而是在毛泽东等人的陪同下在街边品尝臭豆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接地气的细节无疑给教科书中的历史人物赋予别样的“烟火气”。尽管已有于和伟珠玉在前，剧中饰

成长史与革命史的叙事逻辑

和同类型的革命历史剧相比，《问苍茫》的最大特点是依靠大量的细节支撑情节的发展。电视剧没有刻意突出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或者革命伟人的高光时刻，而是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具体行动推动事件的发展，进而各事件的逻辑链条中，展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问苍茫》不同于《觉醒年代》更多在

“作者化”剧集刷新观众审美体验

卞芸璐

在影视创作多样化发展的大趋势中，2023年出现了一股翻腾的“作者化”剧集浪潮，在影像美学、故事风格和主题演绎上，都区别于同类型的其他作品，具备鲜明的导演风格，甚至部分实现了编导合一。

这一批“作者化”剧集的独特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对未来的剧集创作风向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导演“现身”：《漫长的季节》《平原上的摩西》

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不过在2023年，有两部剧集成为导演“现身”的代表。一部是《漫长的季节》。这部剧之所以能让如此多影迷津津乐道，与它探入东北风土与时代记忆的悬疑叙事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辛爽导演的视听想象力和与之匹配的调度能力。他敢于把一个东北故事搬到昆明来拍，用金灿灿的暖意一改东北悬疑剧凛冽、冷峻的视觉印象。在充满怀旧感的《漫长的季节》中，他对《小星星变奏曲》《蓝色多瑙河》《再回首》等经典歌曲的“戏仿”式运用，既烘托了氛围，又激发了观众的联想。他还具备帮助演员打开表演阈限的能力。在他的调度下，秦昊演出了从意气青年到颓败大叔的下沉路径；范伟则同时抓住了豪迈工人老大哥和谨小慎微“哥”的灵魂；陈明昊的表演控制力在“铁面警察”和“桦林舞王”的反差中得到了彰显……没有辛爽导演在这些层面的巧思，《漫长的季节》很可能在已然拥挤的东北悬疑赛道上，模糊了面孔。

另一部是《平原上的摩西》。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是双雪涛的，但剧版《平原上的摩西》是导演张大磊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张大磊通过对小说时间感和空间感的彻底改造，把这个关乎命运偶然和人生悲怆的故事纳入了他的表达宇宙。与辛爽一样，张大磊也做了乾坤挪移，把小说里发生在沈阳的故

事，搬到了呼和浩特。这个空间是他的故乡，曾在他的电影《八月》和短片《下午过去了一半》《我的朋友》里反复出现。在这个熟悉的空间里，他能为剧中人造一座城，把生活细节都打开。小说里分视角展开的讲述交错、复杂，剧里则改成了顺时序展开的生活流。他也把自己标志性的“长镜头”带到了这部悬疑剧里。这种保持相当视距的旁观视角，把一个空间里时间的流动和人的轨迹，都完整保存。如此营造的生活完整感，他不愿用45分钟一集的片长惯例来破坏，而是将400多分钟的戏只剪出了六集，单集时长超过70分钟。这部剧在单集时长上的探索，也充分说明了短剧“量体裁衣”的艺术激发潜能。

情绪叙事：《装腔启示录》《欢颜》《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2023年，“情绪叙事”成为不少剧迷津津乐道的创作新风向。它与强情节相对，讲究氛围感、向内开掘和心流驱动，具体在叙事层面则倾向于“小情节”甚至“反情节”的取向。有三部代表剧集被冠以“情绪叙事”之名，在圈层内受到了广泛追捧，分别是《欢颜》《装腔启示录》和《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简称《年少时光》)。

徐兵编剧兼执导的《欢颜》，用公路类型片的范式打开了一个进步青年的革命成长故事。它有着多个主人公构成的主角方阵。一路上接力护送徐天北上的老孙、俞亦秀、俞舟、章加义、陶涛犹如散落在民国地图中的星辰。他们身份各异，个个性格乖张，在徐天寻找仰止的旅途中以领路人的身份，各行一段。它的故事也相当飞扬。尽管徐天从南洋归来，北上寻找未婚妻、开公司支持革命的故事“发动机”算得上现实主义，但一路上经历的当铺对决、山寨历险、赌场搏命甚至是和机动队对轰，就只能当做诗性的寓言来看。它讲

故事的方式也是断续的、行走的，每个领路人都有自己的典型环境和命运轨迹，只是当与徐天的北上之路相切时，擦出了耀眼夺目的火花。

理想又浪漫、大胆又炫目，即便放到徐兵标志性的“荒诞民国宇宙”里，《欢颜》也是相当风格化的一部。

李漠导演的《装腔启示录》是今年都市爱情剧中，不那么偶像却十足浪漫的一部。他因为《我在他乡挺好的》被观众熟知，在大多数都市剧还在拍物质矛盾时，他凭借对都市人精神危机的精准拿捏突出重围。《我在他乡挺好的》表现的是年轻女性如何在依托于友情的确定性突然解体后，重新寻找与都市生活适配的节奏，并修复安全感的过程。到了《装腔启示录》里，就变成了两个被都市生活磨得角质层很厚的心灵，如何在慢慢试探中卸下防备、停止计算，投身爱情的故事。

在“性缘脑”“恋爱脑”已成为网友抨击一部文艺作品的高频词的当下，拍一部纯粹的爱情剧需要勇气。在偶像剧为了迎合网友，把情感“双洁”当做展开爱情的前提时，拍一对“情场老手”的高段位交锋亦是冒险。但《装腔启示录》就是做到了把两个八面玲珑的职场精英变成了普通人，让他们的自我保护的爱情碎片搬进北京的夜晚和清晨里，嵌入国贸CBD写字楼的夹缝间。

改编自桐华同名小说，由王志勇执导，吴桐担任总编剧的《年少时光》，则是今年最成功的青春剧改编。桐华的原著小说成书于2010年。从女主角罗琦琦自西北小城来到大城市最后定居美国的人生曲线来看，《年少时光》带有一定作者自传的色彩。不过，从人物关系的戏剧性来讲，多少还是走了一些当年流行的“站CP”套路。剧版《年少时光》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主创用小情节淡化了强戏剧性，又用诗化的视听填充了叙事留下的缝隙。《年少时光》中，女主角罗琦琦所经历的外部冲突并没被刻意放大，但她从童年、少女再到青春期的内部心理冲突，剧集却用了大段

对话、自我剖白和写意视听段落来展现。这部剧也并不完全在意时间的线性流逝和现实的连贯性，心理现实与生活现实交织，回忆、幻象和日常生活并置。这让观众的注意力早就跳出了“站CP”的选择题，进入了对青春情绪和生长疼痛的代入和反思。

类型改造：《异人之下》《故乡，别来无恙》

还有一些主创仍走在类型剧的主干道上，但在类型探索和程式解构中注入了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异人之下》《故乡，别来无恙》两部剧。

《异人之下》是一部高难度的漫改剧。原漫在当下的都市生活中，构建了一个隐藏的异人世界。从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异人身份异感，通过修炼“炁”来提升修为。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门派组织，拥有不同的“奇技”，都能自由穿梭于现实世界和异人江湖。

想要把这样一个异人世界观搬上荧屏并不容易，好在导演许宏宇相当擅长拍现实与想象结合的题材。电影剪辑出身的他，有着极强的视觉呈现能力，能把想象空间用最恰当的技术具象化。此前在游戏改编剧《穿越火线》里，他就用真人实拍和夸张的动作特效结合，再现了射击游戏中的炫目体验。在《异人之下》中，他再次发挥特长，在重庆实拍了城市景观，同时又在剧中运用了大量的特效改造，依托道教文化体系，构建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异人世界”。可以说，奇幻第一次与国风、与当下都市现实如此接轨。武打剧做不到的，它做到了。

《故乡，别来无恙》由彭晨、王光执导，导演彭晨之前最为观众熟悉的作品，是单集时长仅5分钟的荒诞喜剧《大妈的世界》。他对喜剧节奏很敏感，同时擅长营造安全表演空间，并捕捉演员松弛状态下的表演细节。《故乡，别来无



《漫长的季节》能在东北悬疑赛道上脱颖而出，要归因于辛爽导演的视听想象力和与之匹配的调度能力。

恙》的阵容里，喜剧演员很多。任素汐、李雪琴、史策、张弛等演员一碰面，明显用大量“现挂”把表演节奏带松弛了。但并不是每个导演都有能力提供“现挂”发挥的空间。比如，不能做到群戏只给个规定情境，信任演员相互垫着演；再比如说，会不会“摄影机不能停”的招数，捕捉演员自由发挥的细节。在

《故乡，别来无恙》里，彭晨显然做到了。这部剧看起来像是演员的“现挂”为其注入灵魂，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导演风格呢？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青年教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访问学者)